

2020年雨水节令刚过,水鹁鸪就把叫声撒落在空中。随之,为防控新冠肺炎设立在街道上的隔离栅栏拆除了。乡村卖菜的人们,悄然出现在街头。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把车子扎在街角,构成了小城巨古的风景。

隔离期间,超市的菜如昨日黄花,自有一些陈旧的感觉。而乡村卖菜的人们,竹竿编制的箩头里,装着当天的水灵。油菜、菠菜、茼蒿、茼蒿、蒜苗和韭菜,都是自己栽种的。一大早起来,从菜地里割下来或是拔下来,择干净绑成一斤左右的小捆子,整齐地码在箩头里。仔细一看,露水还没有干涸,每一把菜,似乎都是一个带着雨水的春日。

在三个卖菜人的箩头里,分别装了油菜、茼蒿和韭菜。掂起来,搁在鼻子前闻闻,每一把都散发着春天青丝丝的芬芳。

洗菜的时候,发现绑油菜的绳子是一根去年的苇叶。蘸了今春的雨水,一分为二,就成了绑菜的绳子。我想,这个卖菜的农民大概住在河边,上菜地的时候,要经过一片苇园的。

绑茼蒿的绳子是几根龙须草,黄亮亮的,如一根金线,扎在绿油油的茼蒿上。这个卖菜的农民,大概是住在陌上的。而他的陌上,生长的不是几棵桑树,而是一片龙须草。

那捆韭菜是用笋叶绑的。一片笋叶,宽宽的叶子,撕下来一捆,就是绑菜的绳子。韭菜是自带香味的,加上浸泡了的笋叶做绳子,那个味道,有点醉人。我想这个卖菜的农民,大概也是住在陌上小村,房子四周被万杆新竹包围着。他捡笋叶做绳子,是很随意的。

而他们的不经意,却渗透了很深的乡村情感。

拿起这根笋叶的绳子,忽然,就走回了少年拾笋叶的那些日子。

我们的村庄属于陌上老村。村头有一大片竹园,沿着一个坡边,生长到很远的地方。春日,满园竹笋出土。早上还是一个黄亮亮的尖尖角,拱出地面,一小片毛茸茸的小笋叶上,顶着几个露珠。到了傍晚,竹笋就有一扎高了,春日夕阳把它镀上一层金黄。

三天过去,竹笋就长到了一米多高。带着麻点的笋叶,把笋裹得严严实实。此时,还有一丝春寒,那些笋叶就是竹笋的衣裳。村庄的少年们知道,这些笋叶是不能剥掉的,一旦剥掉,竹笋就受寒了。谁假若手贱,剥掉了笋叶,大人会说:“把你的夹袄剥了,你冷不冷?”长在村庄的竹笋,和村庄的孩子们是一模一样的啊。



竹笋出土后,就和它身边的往年老竹子一样粗。大人们说:“竹子出土多粗,它的一生就多粗。竹子只长高,不发粗的。”

笋叶也就和竹笋一样,当竹笋出土,笋叶也陪着出土了。它的宽度恰好围着竹笋,给竹笋做了一件合身的衣裳。大人说:“这叫天衣无缝。”

竹笋长到一人多高,笋叶开始脱落。此时,孩子们就去竹园里拾笋叶。

笋叶脱落地上,是一个半圆的筒子。孩子们把它们一张一张伸直,叠在一起,平平展展的一摞子,绑成一小捆。笋叶最宽的地方,就是竹竿最大的直径,村庄的孩子们只要看看笋叶,就知道一根竹笋有多粗,就知道秋后的竹竿有多粗。

捡回来的笋叶,放在屋檐竹子编的浮棚上,算是村庄人家一笔小小的财产。

我伯是个篾匠,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日子,每家都要砍两根竹竿,让他编雨帽。

伯坐在屋檐下,把竹竿劈开,剥掉竹黄,留下竹青。然后,把一块牛皮放在腿上,一手捏着竹青,一手拿着篾刀,把竹青破为细碎的竹篾。找到一个去年的旧雨帽,作为模子,很快,伯用竹篾编出了两个雨帽的模型。

把孩子们拾回来的笋叶,放在檐下瓦沟的雨水里淋湿,一张一张装到两个竹篾编的雨帽模型中间,再用细竹篾把两个模型固定起来,就是一个雨帽。



我的花台里,原来栽的是牡丹、月季、黄桷兰等植物,只具观赏价值。不像去掉换种的蜜桔、枇杷、龙眼等,除了四季常绿,具有观赏价值外,更具有食用价值,能满足我的口腹之欲。

抬望眼,黄澄澄的枇杷仁立枝头,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,热情地招呼我:我已经熟透了,甜得很,润口润喉润心润肺,快来采摘嘛。禁不住诱惑,我去摘了一颗,撕掉皮子,放进嘴里一咬,哎哟,怕要把牙齿都要甜掉。喜滋滋地给老婆打电话:“快上楼来,枇杷吃得,糖一样甜。”老婆笑眯眯地上楼来,摘来一吃:“嗯,当真好吃,甜,水分也足,不像街上的,淡瓦瓦水渣渣的。”她吃了一颗又一颗,随后摸出手机拍照发微信,向朋友们炫耀自己的果品感受。

枇杷栽了3年,去年结了3枝,十余颗。才开始打黄色,麻雀就飞来光顾,结果我只得到枇杷叶遮着的3颗吃,其中1颗被麻雀啄了指尖大一个洞。味道不错,五星枇杷,说明品种好。今年3月下旬的一天,我在书房改稿子,有鸟声传来,叽叽喳喳的,似乎很惊喜,很兴奋。扭头望去,隔壁的花椒树上,几只麻雀站在枝头,低头看着我的枇杷树,点头啄脑在述说着什么。我起身出去一看,哈,枇杷打黄色了,麻雀莫不是在呼唤我:“快来哟,枇杷吃得。”想起去年麻雀抢我的枇杷吃,我便回书房翻找出一些大大小小的信封,将结的枇杷一枝一枝装了袋。信封不够,又找了两个塑料袋替代,暗自思量,这东西透明,看得见枇杷成熟的过程。

套好袋后一看,枇杷树宛如举了万国旗,显出别样景致,于是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:“雀口夺果,好不悲摧。”回到书房坐下,目光穿过窗口一望,于心戚戚:自然生长成熟的枇杷,强行给它戴上防护面罩,等于给它戴了刑具;没有阳光雨露,会不会难以成熟,或者发酸?

有朋友指出,枇杷套袋,可以防止果子遭遇多种病虫害侵蚀,保持果皮上的茸皮完整,果粉增多,色泽鲜艳,使果子外形美观;可以避免或减轻果子日灼、裂果、果锈等多种生理障碍的发生;还可以减少果子与枝叶之间相互摩擦而造成的机械损伤,同时减少枇杷上的农药残留,提高果子的安全性,增加种植效益。

真长知识开眼界,想不到我歪打正着,自私笨拙的作法,居然囊括了诸多好处,收获了不少意外之喜。

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麻雀们见我给枇杷套了袋,大为不满,站在花椒树上,叽叽喳喳吵成一片,似乎骂我:“自私,吝啬,小气,我吃你几颗枇杷啥子不得了嘛,用得着遮着挡着掖着藏着吗?”晚上散步,我说给朋友听,朋友帮麻雀说话:“麻雀要吃枇杷,是生存的需要。本来野果子、野生稻,自然的鱼虫和植物籽种等,都是它们生存的食物,既然人类把一切土地、山林、田野都占据了,毁了自然栽种粮食和果品,鸟类便只能随着改变生存策略,与人类争抢食物纯粹是自然举止。”

麻雀的嗓门挺大,骂得很激烈,可能风都听不下去了,帮我驱逐它们,把花椒树吹得摇摇摆摆、晃晃荡荡如大海波浪翻滚,麻雀站在枝头如荡秋千几欲坠落。一只飞来助阵的麻雀要落脚枝头,但树枝晃动得厉害,它无法落脚,泊在空中,拼命煽动着翅膀,最后只得飞起,或者说被风卷走。

总算少了一只骂我的麻雀。

骂声中,枇杷成熟了,我采摘下来,满满装了一大果盆。套袋的枇杷真不错,个头很大,色泽鲜艳,了无疤痕,味道醇正。但塑料袋套的那两枝,果子霉烂了不说,连枇杷树枝也枯萎了。后来才知道,塑料袋不透气,即便套信封,也得在顶端剪出小孔通风。

为了展示丰收成果,我拍了一组照片发微信朋友圈。难道麻雀们也懂微信?不然为什么我刚刚发出去,它们就在花椒树的枝头上窜下跳地吵成了一锅粥?我揣测:是不是套了袋子,它们还多多少少心存一份念想,一线希望,要是风把信封吹落,或者信封自然破损,还能吃到枇杷。如今我全部采摘完,它们的念想完全破灭,希望彻底断绝。现在秧子才栽,麦子未熟,正是青黄不接之际,它们哪里觅食?也许嗷嗷待哺的雏鸟们,正望眼欲穿地等待着爹娘寻回食物聊以充饥哩。这样想着,自己确实有那么一点自私自利,于心不忍。可转念一想:我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,没有不劳而获,问心无愧。

可能我没还口,麻雀们骂了两三天,觉得挺没趣味,只好无可奈何飞走它乡觅食去了。没有鸟声,楼顶一下清静起来。清静得让人寂寞孤单。望着剪纸一样贴在天幕上的花椒树枝,以及花椒树不远的两株蓬勃葱茏的铁树,一个念头冒出脑门儿:干脆把两株铁树挖掉,栽成枇杷。每年挂果了,一半枇杷树套袋,我吃;一半枇杷树不套袋,让麻雀们吃,来一个皆大欢喜如何?

每户人家一年都要编几顶雨帽,大人们的大一些,孩子们的小一些。农人冒雨下地,戴着伯编的雨帽;孩子们上学,戴着伯编的雨帽;趁着雨天赶集,村庄的人都戴着伯编的雨帽。古诗里说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,那个青箬笠,和我伯用青竹篾黄竹叶编的雨帽是一样的。

我们这些孩子,放学的时候,戴着雨帽行走在竹园边的村路上,听着雨打雨帽的声音,每一个娃娃活脱地变成了行走于陌上春日的青竹子。

剩下的笋叶还躺在浮棚上。端午节前一天傍晚,母亲搬来木梯子,把这些笋叶取下来,放到箩头里,搬到河边,在清凌凌的河水里洗干净。

母亲拿起一片笋叶,包一个粽子,最后把撕碎的笋叶做绳子,把笋叶粽子绑起来。堆在锅里煮粽子的时候,满村飘散着笋叶粽子的清香。村庄的读书人,把两个笋叶粽子丢在河水里,背诵屈原《九歌》里的三两个句子,也算是遥遥地祭拜了屈原。

还剩下一点笋叶,继续睡在浮棚上。到了薅秧苗的那天早上,人们把这些笋叶拽下来,撕为笋叶绳,扔在母秧地里,薅满了一把秧苗,就拿笋叶绳把母秧苗捆起来,丢在箩头里。

栽秧的时候,一个很有眼力的男人,把这些笋叶秧苗把子,一把一把摺在秧地里。他摺的稠密程度,恰好能从秧地这边栽到秧地那边。

陌上村庄的笋叶,在春日 and 夏初,不但和每个人联袂而行,也和农事联袂而行。

如今,村里人可能不编雨帽了,也不用笋叶绳子捆秧苗了,但是竹叶粽子还是要包的,捆粽子还是需要笋叶绳子的。偶然走在街道上,会遇到零星卖笋叶粽子的,也会偶尔买几个,似乎是买来了陌上村庄的某一个春日。

最直接的就是买农民的蔬菜,用笋叶的绳子捆绑着,让人回到陌上的村庄。特别是今年春天,被栅栏隔离了几十天的人们,买到了笋叶绳子捆着的韭菜和茼蒿,真的如同买来了一个久违的陌上村庄的春日。晏殊说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其实也就是这种感觉吧。

我筹划着,过一些时日,就要回到陌上的村庄里。总有一片笋叶在等待着,人们去把它们捡回来,如同捡回一个遥远的少年时代。



往年2月底3月初,武大校园早已人潮涌动、书声朗朗,樱花开放的时节更是摩肩接踵。今年春天,樱花早已落满枝头,可偌大的武大校园却寂寂无人,武汉也少了往日的热闹,山川和大地沉沉睡去了一般,没有一丝活动和声响,只剩下植物拔节和花儿开放的声音。

时间漫长得像是过了几个世纪,从来没有想晒太阳而不能晒太阳的时候,从来没有与亲友隔绝的时候,也从从来没有不能上的时候,这个春天,将人禁锢和束缚得太多太多,人们失去了所有的行动自由,屋外的风景和美好时光都与人们绝缘,人们成了一个蜷缩在硬壳里的蜗牛,寂寞难耐时,也只能从阳台伸头望一望屋外的天空。这样的春天,我们都没有经历过……但是,在这个春天,因为这场疫情,我们又都同时保持了一个频率和步调,保持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,为抗击疫情而自觉自愿地关起了屋门,将自己紧闭在斗室之中,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做到了从上到下的整齐划一。

从大年三十开始,国人的目光就聚焦在了武汉,14亿人的目光犹如一束束光柱,一把把探照灯,将国人黑暗之中的武汉照亮,一省包一市,全国人民用他们的大爱无疆和慷慨无私,将一座陷入重重危机的城市拯救,3万多人救援队驰援湖北,无数国人捐款捐物,危机四伏的武汉瞬间被爱的光芒照亮。武汉的疫情逐渐被控制住,感染人数慢慢减少,武汉得救了,人们揪着的一颗颗心,终于能够放下了。武汉胜利,全国才能胜利,中国抗疫才算最终胜利。

陷入灾难中的武汉,已经压抑憋闷得太久太久了。以前,总觉得呼吸是一件自由自在的事,甚至都不需刻意注意,它是那样的自然而然。小孩一出生,没有人教,自己就会呼吸,垂垂老人手足不能动弹,也能够自如地呼吸,直到器官死亡身衰力竭,再也无力呼吸了才算咽了气。可今春的学生,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太难,大家个个捂紧了口罩,在口罩的保护下让生命得以完好无缺。

十多年前我曾来过武汉,武汉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,但我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双眼不离地关切过武汉。很长一段时间,武汉一直找不到喜悦的事,而这些樱花仿佛通人性似的,悄无声息地开放了,开放在这个百业沉寂的春天,它们就像是一个个美丽的天使,用它的娇艳和柔媚拂去人们脸上沉沉的泪滴,让武汉人重新看到生命的美好和生活的希望。

曾经的武大校园是多么热闹呀。每年樱花开放的时节,除了校园里那成千上万的学生,还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人 and 学者。在春天,人头比樱花还多,人来看樱花,而看樱花的人又在看这些南来北往的过客,人与樱花,各自徜徉在满目的春光里,成了这个季节里最动人、最春风得意的风景,正如卞之琳的《断章》里所写:“你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亦如茅盾的《风景谈》:“自然是伟大的,人类是伟大的,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,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。”再美的风景,若失去了人的存在,也一样是缺乏生机的。而此时,偌大的武大校园,却寂寂无声,如空谷绝响,只有漫天的春风和无边的阳光从花儿身边无精打采地掠过,而春风与阳光,也一样感伤、孤寂与无可奈何。

樱花开放后,武汉的疫情慢慢好转起来,想必樱花也是大自然的天使,它与白衣战士一起,把阴霾的天空照亮,共同迎接人类明媚而又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疫情过去,来年我们一起去武汉看樱花,好吗?与樱花作一次最深情最温暖的陪伴,补回2020年这个寂寂清冷、沉默无声的春天。



按理说,方舱医院是个毫无诗意的地方:相对封闭的环境,一排排戴口罩的病人,防护服、口罩、吊针、呻吟,弥漫的药水味……

可是,武汉东西湖客厅方舱医院,却出了一个“女诗人”。

“女诗人”名叫黄华英,广东清远市中医院护士长、清远援鄂医疗队队员,她从未在报刊发表过诗歌,不是任何一级作协会员,也非诗社、诗歌协会会员。

但在方舱,她写了好多诗。她写队长向大夫:“你的胸怀/我想你是辽阔无垠的大海/宁静而深邃/胸怀被敞开/一个新冠病毒,就让你澎湃/我想你是连绵不绝的草原/宽容背后隐藏着爱和力量/武汉人民的咳嗽声,就让你锁眉/我想你是宽广无边的苍穹/正直的脊梁和宽广的胸怀/亿万人民的期待,就让你毅然担当/……”向大夫是清远援鄂医疗队队长,他在方舱医院指挥若定,关爱病人与医务人员,废寝忘食,令队员们感动。

3月5日,黄华英在抗疫战场度过了刻骨铭心的生日。她赋诗《特别的生日》,写给自己,期待“灿烂的笑容不被口罩阻挡”。

三八妇女节,她用诗与方舱里的女神们共度节日:“看哪,在武汉这个美丽的城市/我们的身体虽被隔离/可医疗队群里的红色雨/却让女神们深受鼓励/感恩/这普通平淡的日子/被赋予了爱的深意//生活需要仪式感/鲜花,还有巧克力/在女神们的节日里/庆祝这场胜利的抗疫/愿你我的余生里/均不负时间的馈赠/悄悄的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/——祝女神节快乐。”

当然,她没忘记自己的职责,更没忘记援鄂抗疫的重任。初进方舱,看到那么多病人躺在病床,抽泣、恐惧、悲伤、忧虑……她被震撼,被刺痛。她全身心投入拯救生命的战斗。

“1378这个病人情绪比较低落,关注一下。”

“护士长,1378病人不肯测血氧饱和度,你去看看吧。”

“护士长,1378病人……”

这天黄华英上班,刚进方舱,就接到交班护士的一串叮咛。1378是一支“小花朵”。

“小花朵”,是黄华英给东西湖方舱医院里一个四岁半的女孩子取的名字,她的妈妈也入院了,住在她旁边。

“小花朵”是一个活泼又非常乖巧的孩子,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她与妈妈床与床之间的一米距离。黄华英走向她,蹲下来爱抚地问:“你可以叫我一声吗?”

“阿姨好。”听到“小花朵”清脆的声音,黄华英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,她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心里的感受。她坐在女孩的身边,跟她一起看她手中的手机。“小花朵”这里翻翻那里看看,一会要称那个襁褓中的小宝宝为叔叔,一会又给黄华英看她用来识字的小程序,当看到有趣的画面,咯咯的笑声荡漾在方舱,眼眉弯弯的,很是好看。

“小花朵”告诉黄华英:“我爸爸也住院了,在妈妈上班的医院。”说这话,“小花朵”的妈妈从外面回来。至此,黄华英才知道,“小花朵”的妈妈也是一名护士,她们全家都被感染了,最先被感染的爷爷奶奶在酒店隔离,爸爸在妈妈上班的医院,而没有任何症状的“小花朵”和妈妈住进了东西湖方舱医院。

黄华英的心情忽然沉重得像挂了一块石头。

“我本来也申请了上前线的……”“小花朵”的妈妈哽咽着说,“我们都没有症状,我跟医生说了,不测血氧,不给你们增加负担。”“看到你们那么远都来了,而我,只能躺在这里等待……”

黄华英终于明白“小花朵”的妈妈为什么情绪低落。她好想给她一个拥抱,好想握握她的手,可是防护服隔在她们中间。她只能握了握拳,给她们一个微笑:“我们一起加油哦,春天已经到了。”

不久,“小花朵”唱起了欢乐的歌,母女俩都出院了。

深夜,狂风暴雨猛烈地击打着方舱……

忽然,一个女患者号啕大哭。

原来她的男人,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撑,今天下午也被确诊了。恐慌写在她的脸上,她一边砸着身边的东西,一边无助地哭泣。

黄华英走到女患者身边,安静地看着她,10多分钟后,她累了,黄华英拉起她的手,让她坐在床沿。

“现在的分离是为了能更好地地在一起,目前的困难是未来更美好的奠基……”

“暂时的物质贫乏不可怕,可怕的是心理贫困。物质贫乏加上万念俱灰,会摧毁一个人的身体。自信自强,虽然暂时贫穷一点,但好日子也会很快到来的……”黄华英像个老人般絮絮叨叨,苦口婆心地规劝。

“妹子,你多少天了?”女病人突然开口问道。

“阿姨,我也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,这里需要我们的时候,我们就来了。”黄华英并没有伸出手指头,掰手算来了多少天。她要做的,惟有用汗水浇灌明日的花期。

女患者的脸色渐渐舒展柔和,绞着的十指缓缓张开。

“时间的颜色是琥珀色的光,武汉是那被透明的光包裹着的花朵,在与新冠病毒厮杀的沙场中,仍散发着浓郁芬芳。”黄华英写下她的感受。

按理说,方舱里的饮食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一说。但,所有感人的故事,不都发生在平凡的生活里吗?

“1330是个91岁的婆婆,牙口不好,我今天早餐的粥不舍得喝,给她带进来了。”

“阿姨,您这几天血糖有点高,苹果就不给您了,我给您带来了纯牛奶。”

“1157是个年轻小伙,一份饭不够,多给他一份。”

“阿姨,您的诉求我们知道了,我们会去协调,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。”

“今天的饭可真丰盛啊,饭菜、苹果、牛奶还有橙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样的交接班对话,这样的护患对话,每天都能听到。

“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”方舱里的黄华英和众多的白衣战士们,用爱心诠释着这句话的真谛。战疫魔,需要坚强的信念,也需要真心真爱。她也思念丈夫与儿子,有空也与儿子手机视频。她给儿子写了首《好想看到真正的妈妈》:“亲爱的儿子/当你一遍遍地呼喊着/好想看到真正的妈妈时/一个个与你年龄相仿的影子/被放在妈妈的心尖里/那是无数个孩子的故事/都想拥有美好的结局”。

随着最后一位病人转出,武汉客厅方舱医院“清零”休舱。喜讯传来,黄华英无法抑制激动,马上写了一首《美丽的休止符》:

“在春天的阳光底下/那道门/被缓缓地关闭/清脆悦耳的“吱呀”声/是人间最动听的音律/三十个日日夜夜的坚守/七百二十个小时的奋斗/四百多分钟的厮杀/从痛苦的呻吟/到舒心的叹息/从无助的凄惶/到微笑着离去/我们医患/默默生死相依……武汉的雪停了雨住了/武汉的阳光明媚了……”

